



对于湖南而言,雪峰山的意义非同寻常。它不仅是划分湖南人口密度对比的一条“胡焕庸线”(简称“胡线”),也是湖南自然与人文分野的一座重要界山。不少学者认为,当年蚩尤部落战败后,上演了中国版的《出埃及记》,最后隐居在雪峰山,瑶族人将雪峰山奉为祖山。它还是湖湘文化最强劲的一个源头,如果说湖南人改写了中国近代现代史,那么其背后的文化渊源,也需要到雪峰山去寻找。

——题记

郑晓锋

1987年5月,法国科学院东南亚及南中国研究所所长雅克·勒穆瓦纳博士,突然来到了中国的湖南。勒穆瓦纳带来了一卷中文书写的巫敌手抄本经书,这是他在法国图卢兹郊区,一支东南亚瑶族移民后裔的家中发现的。仔细研读之后,勒穆瓦纳发现,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瑶族人,存在一种虔诚的祖山信仰。他们世代相告,即便走到天涯海角,死后的灵魂也要回到祖先的山林,才能获得安息。而这卷手抄本,便是一份引导亡人返乡的路线图。

勒穆瓦纳相信,那座被全世界瑶族人奉为精神图腾的祖山,应该就是湖南的雪峰山。

1 低调的雪峰山,将湖南分割为两大地理单元

在国内山脉中,就知名度而言,雪峰山可谓默默无闻,甚至很多湖南人也没听说过它。一些人知道雪峰山,可能要归功于地理教科书中有关我国地形三级阶梯的划分。我国地势西高东低,大致呈三级阶梯状分布,而雪峰山,便位于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的分界线上,分隔了云贵高原与江南丘陵。

雪峰山地处湖南省中西部,有广、狭义之分:狭义仅指主峰苏宝顶(海拔1934米)一带的高山;广义的雪峰山,则北起常德,与洞庭湖平原相接,南到邵阳,与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为邻,长约350公里,宽80-120公里,平均海拔1000-1500米。

我是乘坐浙江温州开往四川成都的高铁入湘的,也就是说,几乎从东向西横穿了整个湖南。车过省会长沙不久,就明显觉察到车窗外景观的变化:低矮的丘陵渐渐隐去,山峦不尽,层层叠高;进入娄底,接近雪峰山地界后,山势愈发险峻,隧道更是绵密。

或许很少有人意识到,对于湖南而言,雪峰山的意义不同寻常。

湖南的基本地貌特征是:西、南、东三面,有武陵山、南岭、幕阜山-罗霄山脉崛起,北边是洞庭湖,中部除了雪峰山,基本都是低缓的丘陵盆地,整体呈三面环山、向东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。其间水系主要有四,从东至西,依次为湘、资、沅、澧。

雪峰山,便是资水与沅江的分水岭。

以雪峰山为界,若依照水系,湖南省可分为东、西两半:湘资区域与沅澧区域。

这样的划分,并非偶然,而是暗合历史大势。很多人可能没想到,除了元朝曾极短暂地以“湖南”称过省以外(元至元十四年至十八年,即1277-1281年),要到清康熙三年(1664年)，“湖南”才真正以今天格局单独建省。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,湘资与沅澧流域,一直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。

清朝建省,故意违背山川地理形势,将湘资、沅澧两大区域合并为一省,根源可追溯到元朝。元朝之前,划分分区,大致遵循“山川形便”原则,这也导致了割据的弊端。于是元人设置行省时,便将有可能凭险分裂的区域,全部打乱拆分,就像湖南籍的清代思想家魏源所说:“合河南河北为一,而黄河之险失;合江南江北为一,而长江之险失”,让各省“犬牙交错”,无险可守。

可以设想,如果仍按“山川形便”原则建省的话,雪峰山很可能会成为湖南省与其他省份的界山。

雪峰山：湖南的『胡线』与界山

2 中国罕见:雪峰山兼具“胡线”与界山的双重意义

直到今天,湘资与沅澧这两大流域,依然呈现出巨大的差异:长沙、株洲、湘潭、岳阳、衡阳、郴州等,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,大都在湘资流域;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,则基本出自沅澧流域。湖南省的人口,大部分也都分布在湘资流域。有意思的是,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,则生活在沅澧流域。

雪峰山以西,习惯上被称为“湘西”,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,以山地为主,相对闭塞落后,人口稀少;雪峰山以东的湘东,则属于江南丘陵的一部分,以丘陵盆地为主,城市众多,人口密集,经济发达。

由此,我想到了我国地理学上的一条著名分界线——胡焕庸线,这是1935年,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一条划分我

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——“黑河-腾冲”线。将湘资、沅澧两大区域分开的雪峰山,就类似于湖南省的“胡焕庸线”。

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张伟然教授,曾对湘资、沅澧两大区域的文化特征做过比较,得出湘资区域文化起步早、水平高,而沅澧区域的文化类型更接近西南数省的结论。而考古成果也证明,先秦时期湘资与沅澧流域,分布的是两个不同的族属:前者属于百越,后者则属于一种与后世夜郎、滇、邛等西南文化接近的部族。

毫无疑问,对于今天的湖南省,无论自然还是人文,雪峰山都堪称最重要的界山。

山脉因其高耸,具有地理阻隔作用,因此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分

界线。不仅国与国之间、不同省份之间

有界山,一些省份内部也有重要的界山,比如说新疆的天山和陕西的秦岭,天山和秦岭并不太符合,因为不论是南疆与北疆,还是关中与汉中,在人口或经济上的差距还没有如此悬殊。

其实,作为山名,“雪峰山”的出现还不到百年。文献上出现雪峰山,最早是上世纪三十年代

的“雪峰部队”(一支地方武装)。此前,这座山脉都被称为“梅山”。

勒穆瓦纳得到的手抄本巫经,书名就叫《又到游梅山三十六峒念》。

张五郎与蚩尤:雪峰山的两张神秘面孔

无论怎么看,梅山都是一块近乎蛮荒的古老山地。然而,勒穆瓦纳手中的这本经书,却隐隐传达着一个颠覆性的信息:如此一处透出诡异的秘境,开辟者很可能是一位远古大神——蚩尤的后裔。

2000年4月,雪峰山腹地的大熊山林场,一块民国的石碑被发现。碑文明确提到,此地自古便是蚩尤的“屋场”所在。

湖南方言中,“屋场”的本意是宅基地,也多被引申为“老家”、“故里”。

这并不是雪峰山第一次出现蚩尤

的痕迹。在此之前,专家就已经在当地清代族谱中找到了“蚩尤”的多处记载。事实上,世代以来,雪峰山区域的乡民都将蚩尤奉为梅山的“开山老祖”。

我想起了张五郎,这位以脚踩天、全天下唯一一尊倒立的神祇,还有梅山武术。据说梅山人,上至老衲下至娃娃,个个都会拳脚。还有湘西南民间法事中无处不见、象征远古凶兽的饕餮纹、饕餮吞口……

我能联想到的梅山种种,无不指向同一个巨大的背影——蚩尤。

陶渊明笔下的“桃花源”,可能就藏匿在雪峰山里

下游。随着华夏族的壮大,类似的驱逐与迁徙,在之后的几千年中反复重演。

一部苗族史,可以说就是一部迁徙史,其悲壮不亚于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。苗族没有文字,但他们将迁徙的路线缝在了衣服上。他们还将祖辈流浪的辛酸编成了歌谣,代代传唱。

比如流传于贵州赫章的《苗族迁徙歌》,便详细叙述了祖先的来路:“古时苗族住在直米力”,即河北一带,后来被“格米”(即黄帝)打败,被赶着一步步南下;渡过“黄色的大河”(即

黄河),以及“斗那义慕大江”(即长江),最终千里迢迢抵达“花椒大坝子”,苗人长认为,这个“花椒大坝子”,就在今天的湖南。

我们不妨想象一条苗人过长江之后的迁徙路线:长途跋涉,无疑水路最便利。他们很自然进入了洞庭湖,然后沿湘江溯流南下。在今长沙等富庶之地生活数代后,汉人接踵而至,他们只能继续往南、往西迁徙。

终于,他们看到了雪峰山。这支疲惫的蚩尤后裔,就成了第一批“梅山峒蛮”。

梅山峒蛮有自己聚居的核心区,即雪峰山的东麓北段。这一区域的南侧地势较高称为上梅山;北侧地势低,称为下梅山。上梅山,对应着新化县的上梅镇(今上梅街道);下梅山,则对应着安化县的梅城镇。

当梅山的“山门”终于被中原王朝撞开(称为“开梅”),朝廷上坐龙床的已是赵匡胤的族人。新化与安化作为县的建制,都是在1072年,标志着梅山正式被纳入大宋版图,从此接受朝廷管辖——“王化一新”谓“新化”,“入安德化”谓“安化”。

敢尚武、经世致用、自强不息。这让我隐约看到了梅山的影子。

湖南大地上早期盛行的,是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荆楚文化。湖湘文化的建构,到两宋之后才开始。在宋代“开山”之后,梅山文化逐渐将湖南人的精神贯通一气,形成了典型的湘人性格:倔强、剽悍、朴拙、勤劳、不畏强暴、不服权威……

“霸蛮”两字,尤其凸显了传承自蚩尤一系的峒蛮血性——我发现,湖南三面环山的地形,如果再加上斜立湘中的雪峰山,像极了

一把“猎叉”。

我意识到,纵然逐渐被人遗忘,连名字都改成了雪峰山,但梅山从未退场。它早已融入湘人的血脉,成为湖湘文化最强劲的一个源头。如果说湖南人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,那么,这背后的文化渊源,就需要到雪峰山寻找了……

(本文转载自《中国国家地理》2021年1期)

诗

人

劳

模

唐

纯

银

何俊

又到了棉花播种时节,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起我的同乡、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唐纯银。

我老家在安乡县安福乡松湖村,和唐纯银的家相距不到半里路。他是我的爷爷辈,更是我的偶像。

我清楚地记得:读一年级时,湖南省编教材语文课第八课就是“向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唐纯银学习!”。身边人的故事进了课本,我感觉好不自豪和神奇。

不经意间,我也常常听到乡邻讲他这个“神人”的故事。

1930年秋,贺龙“扩红”到安乡,12岁正在地主家当长工的唐纯银投奔了红军,给贺龙当了40多天的勤务兵并喂过战马。后因他耳疾严重,父亲双目失明,两个弟弟年幼,贺龙送给他10块光洋,装“叫花子”讨米回了家。后来,我听过唐纯银自己编的歌:“我帮贺龙喂过马,放牧到过南山崖。马儿饮过洞庭水,日夜行程一千八。武陵送走小伤员,洪湖救过老大妈,……”

唐纯银种棉的故事在我们乡里妇孺皆知。新中国成立后,唐纯银在家乡一门心思种棉。当时,全国乃至世界的植棉水平很低,每亩平均仅产皮棉10公斤左右。唐纯银大胆突破棉花传统种植方法,将5月苗改为3月苗,撒播改为点播,点种改为条种,宽垄改为窄垄,单一施肥改为综合肥等,从而改写了滨湖地区700多年种土棉的历史。“选种忙,育种忙,儿壮先要种优良,棉花结桃五百朵,白云抽丝三千丈”,唐纯银把植棉也编成了歌。1950年,他创造了亩产皮棉75公斤的全国纪录。第二年,唐纯银试种1亩丰产地,又攻下了“苗不填房”的世界难题,移栽棉花成功而保住了全苗。是年7月,他激动地向毛主席上书报喜。当年,他又创造了亩产籽棉220.3公斤的高产奇迹。之后,他的植棉技术在全国推广。1958年12月,40岁的他获得“全国植棉劳动模范”称号。1959年7月1日,他在党旗下宣誓入党。

每年植棉自3月育苗起,唐纯银没有一刻轻松过。育苗、移栽、施肥、用药,他都亲自动手。天气的变化、节气的更替、土壤的干湿、棉苗的长势、施肥的情况、用药的效果,他每天都要做详细记录。忙完了科技示范基地后,他还自费到湘鄂边界7个县市56个乡镇走村串户,当“大师傅”。1978年3月,他作为劳模特遣代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。

后来因工作调动,唐纯银举家搬迁到安乡县城居住。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后,和他的交往更多了。他酷爱读书和喝酒,我便隔三差五送些书报刊给他看,有时带点酒去陪他喝两杯。

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1月,冬阳灿烂。我提着一叠书刊和一对武陵特曲酒,来到县种子公司一栋普通的宿舍。推开二楼虚掩的门,戴着助听器的唐纯银发出洪钟般的声音:“请进!”他从一把绑着破棉絮的旧藤椅上站起,83岁仍然身板挺直,白发整齐地倒梳着,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。

墙上,满满都是伟人们的画像和他与伟人们的合影,他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,多次受到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和邓小平的接见……

唐纯银要老伴炒了几个菜,他拿出诗人于沙送给他的竹叶青酒,我们喝了起来。

酒兴正浓时,他讲起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,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遥望着北方。毛主席逝世时,他曾一口气写了《毛主席是俺的亲爹娘》等9首诗。

唐纯银一边说,一边用手比划:1974年,他培育出一株1005个硬桃的“棉花王”在中南海展出。1997年,他与他的徒弟钱本孝种植的棉花实验地,培育出一株结硬桃1161颗“棉花王”,获颁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。他最近梦到自己培育出一株结了2000个硬桃的“棉花王”,梦里都笑出了声……

唐纯银越说越动情,当场赋诗一首:“棉花撒落满天星,好像星星亮晶晶。丰收时节爱唱歌,一朵棉花一首歌。”

见面后不到一周,2002年1月30日,84岁的唐纯银与世长辞。

屈指一算,我快20年没见到我这位了不起的同乡了,但在沅江边3000米长的中国常德诗墙上,还能见到他的那首《植棉歌》:“双百棉田建设好,百担家财不可少。因地制宜稀密植,力争铃重出絮高。八字协调巧管理,猛攻猛发早结桃。确保伏桃过百斤,再增秋肥把产超。通风透光剪枝叶,抗灾思想不动摇。”这首诗是这位“东方之子”植棉成就的见证,也是全国亿万农民的骄傲。